

●陝西金石文獻彙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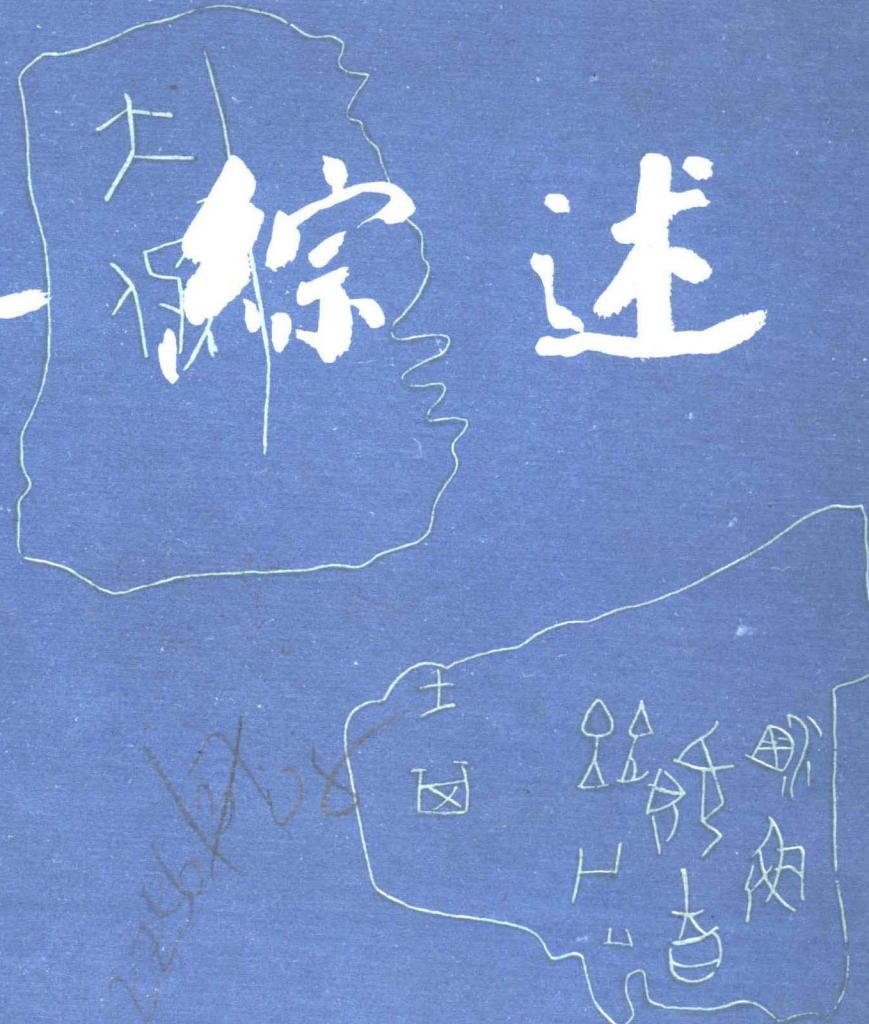
●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 編 吳鋼 主編

周原甲骨文綜述

徐錫臺 編著



三秦出版社



序

徐錫臺同志寫的《周原甲骨文綜述》一書，是目前研究這門學問的集成者了，它的出版，是我們陝西考古界值得慶幸的一件喜事，也是西周史研究方面的一件幸事，值得祝賀和贊許。

周原甲骨文的發現，至今恰恰十年，《周原甲骨文綜述》的出版，也畜有紀念意義。回憶十年來，周原甲骨文的發現和研究，使人感奮。自一九七七年甲骨文出土後，轟動了學術界，全國治古史和古文字學家，紛紛著文研討，發表了數十篇精闢的論文，使周原甲骨文的學術上的價值和意義，始為世人所熟知，誠為我國學術界的一大盛事。徐錫臺同志即參與研討的重要學者之一。

在已發表的論文中，徐錫臺同志的論著，佔了相當大的部分。他將甲骨文、考古文物和歷史文獻結合起來，綜合論述所能反映的歷史問題，對甲骨文所能反映的問題作了系統的闡述：從甲骨文本身的特點，到反映重大歷史課題如殷周文化關係；周族與周圍諸部族的關係；周族如何發展壯大的事迹；周文化的淵源問題；還論及周人的宇宙觀、哲學思想，從奇偶數八卦學轉到陰陽八卦學的發展過程的辨證關係，以及文王時期的社會性質問題等等，都是精當的。這種討論問題的途徑和方法是我們所提倡的。根據已往的學術實踐，單純從文字、史籍或考古文化一方面進行探討，都有所缺失，徐錫臺同志採用融三者為一體的研究方法，對問題闡述的既周衍又深刻，能挖掘出歷史的真諦。

徐錫臺同志對周原甲骨文的研究，所以能有所發現，有所創獲，是他長期來對西周文化研究深化的功力所致。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他就熱心於殷周時代的田野考古實踐，並重視理論與方法的探討。他先後參加並主持過：西周豐鎬遺址、安陽殷墟遺址、山東曲阜遺址、長武下孟村早周遺址的發掘，並於六十代初開始對周原

遺址的探查和發掘，着重研究早周文化，並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一九七三年再次發掘周原遺址，這是七十年代中國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當時集北京、陝西數十位專家於一地，作了大規模的發掘和研究，發現了西周的宮室宗廟遺址、甲骨文和窖藏的一大堆青銅器。徐錫臺同志親與其事，並對甲骨文作了專心致志的研究，他的成果，我想看了本書的讀者，都會了然於心，無庸我來贅述了。

周原甲骨文發現的意義，還在於它開拓了一個新的歷史考古研究領域，像殷墟甲骨文的發現對殷商史的研究一樣，周原甲骨文的不斷發現和研究，將在西周史的研究上引起革命性的變革。殷墟甲骨文的發現與研究，將近一個世紀，今後的世紀將是探索和研究西周甲骨文的時代，願《周原甲骨文綜述》一書，以作開時代之先聲，記於典籍，云云。

石興邦

一九八六年六月

跋

陝西西安及其附近曾經是周、秦、漢、唐等王朝都城所在地，歷史上存留下來的古文獻資料，極其豐富。這些資料包括甲骨文、金文、陶文、簡牘和大量的碑刻。為了系統地整理祖國這份寶貴的文化遺產，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為了進行國內外文化交流，開展旅遊事業，從一九八三年起，我們就把整理這些古文獻資料，作為我省古籍整理的重點，組織全省有關部門和專家，共同完成這一任務。現在出版的徐錫臺著《周原甲骨文綜述》，是繼袁仲一著《秦代陶文》後的又一部著作。一九七七年春在陝西岐山鳳雛村周宮殿（宗廟）遺址和扶風齊家村發掘的三千多年前的周代甲骨文，是繼殷墟甲骨文發現後的又一重大發現，具有重大的歷史科學價值。周代甲骨文的發現，是周人早已由野蠻氏族時代進入階級歷史文明時代的標誌。從文體上看，周原甲骨文比殷墟甲骨文更加成熟，說明周文化不低於殷商文化。史書中有關商周關係方面的記載，在周原甲骨文中完全得到了證實。周原甲骨文為研究周史、周人與商人關係以及周人與周圍部族、方國的關係，提供了可靠而珍貴的資料。值得一提的是，這批甲骨中有一指甲大的卜甲上刻有三十一字，小者直徑僅一毫米，如粟粒大，筆道細如髮絲，用五倍放大鏡才能看出。應該說這是古代最早的小型雕刻作品，但古人用什麼刻的，怎麼刻的，刻出之後又是怎麼看的，仍是值得研究的古代科技之謎。徐錫臺同志曾參加周原甲骨文的發掘，本書便是他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

序

跋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	一
第一節 周原歷史地理概況 ······	一
第二節 周原出土甲骨簡况 ······	三
第二章 周原甲骨文考釋 ······	二
第三章 周原甲骨文分論 ······	二六
第一節 從周原甲骨文看周與一些方國的關係 ······	二六
第二節 從周原甲骨文看商關係 ······	三九
第三節 周原甲骨文中所反映的周初曆法問題 ······	三八
第四節 周原甲骨文中的數字卦畫 ······	四一

第四章 周原甲骨文綜論 ······ 一四九

第一節 周原甲骨文的特點 ······ 一四九

第二節 周原甲骨文的斷代 ······ 一五四

第三節 周原甲骨文所反映的周人思想意識形態 ······ 一七二

第五章 周原甲骨文的學術價值 ······ 一七三

第一節 周文王時已進入歷史文明時代 ······ 一七三

第二節 周原甲骨文是周初重大歷史事件的原始記錄 ······ 一七五

尾 語 ······ 一七五

附 記 ······ 一七七

一 其它地區出土的西周甲骨 ······ 一七七

二 周原甲骨文字型對照表 ······ 一七九

檢字筆畫索引 ······ 三六〇

三 《周原甲骨文綜述》引書目錄 ······ 三六七

四 周原甲骨文論著目錄 ······ 三八二

五 圖版 ······ 三八五

後 記 ······ 四四七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周原歷史地理概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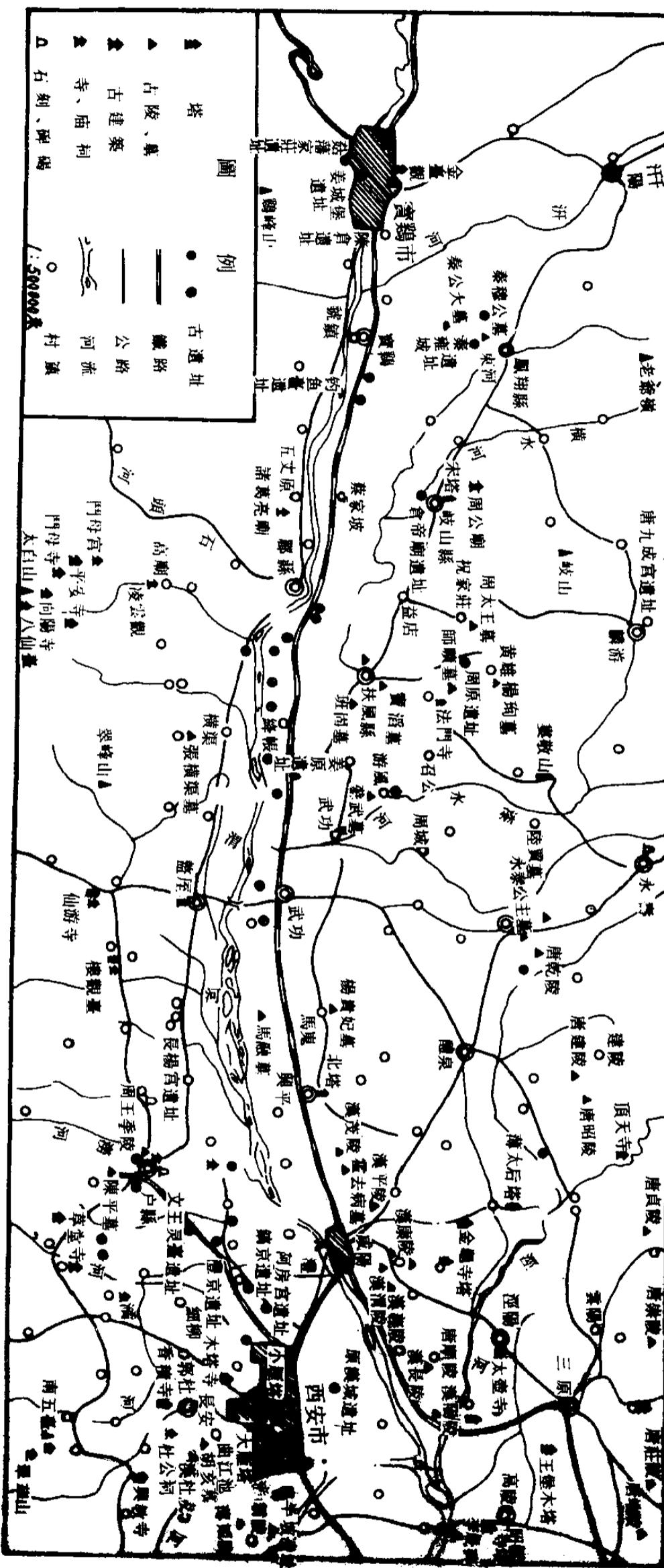
周原遺址位於陝西省關中西部，岐山、扶風兩縣之間，距西安約有一百公里（圖一）。此處是周王朝的發祥地。自古公亶父由邠遷居周原起，直至文王晚年由岐徙豐為止。它一直是先周的都邑。

史書上關於周原位置的記載，見《史記·周本紀》云：古公亶父「乃與私屬遂去豳，度漆、沮於岐下」；《集解》又引徐廣語：「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裴駟的《索隱》案皇甫謐云：「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詩·大雅·緜》篇有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滻，至於岐下」；《詩·毛傳》又云：「漆、沮岐周二水也」；《水經注·渭水中》：「高土奇曰，原東西橫亘在今岐山縣東北四十里」；「小橫水逕周城，歷周原下」；孔穎達《疏》云：「周原沮、漆間是周地」；《大清一統志》云：「周原在今岐山縣東北四十余里，箭括嶺之陽」。

古周原，從廣義上講，其地域是極為廣闊的，北倚岐山，南臨渭河，西至汧水，東到舊武功縣城。若從狹義來說，周原範圍，北處羣山之陽；南至今漳水之濱的扶風縣城以及杏林、黃甫；西達岐山益店、蒲村；東到天度、上陽。文獻上記載的周原，實係周都岐邑，其範圍包括今岐山縣京當、岐陽、呼劉家、流龍嘴、屯子頭、南、北祁家、青化、丁童、翟家、邪里、雙庵、王家嘴、禮村、賀家、董家、鳳雛、朱家、周家橋以及扶風縣的齊村、下、上樊村、召陳、康家、任家、莊白、劉家、齊家、齊鎮、雲塘、彊家、午子、黃堆等地（圖二）。

古公遷周原，即改國號曰周，所建都邑，繼續稱「京」，今京當一名，仍保留了這個舊名的痕迹。其範圍，東西約七·五公里，南北約七公里。

周人遷居周原前，這一帶曾居住過屬於原始社會「仰韶文化」、「陝西龍山（即客省莊第二期文化）文化」、「齊家文化」等時期的先民。在岐邑遺址附近發現的王家嘴、丁童家、益店仰韶文化遺址和雙庵、屯子頭、岐陽堡、流龍嘴、翟家、益店等地的陝西龍山與齊家文化遺址即為例證。



圖一 周原遺址位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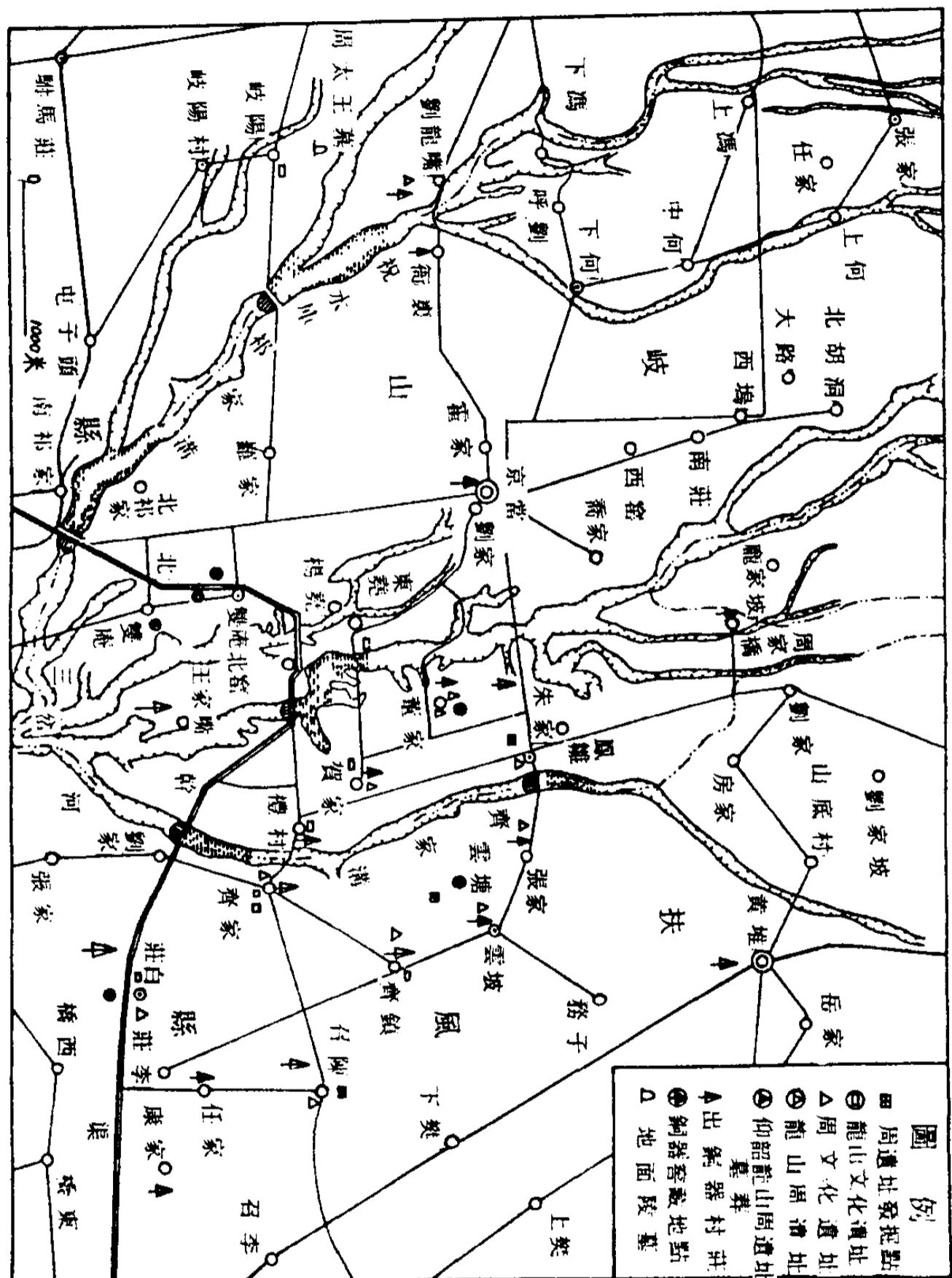
周原地勢險要，溝渠縱橫，土地肥沃，氣候溫和，雨量充足，是適宜人們生產和繁衍生息的好地方。古公遷居周原後，以其爲根據地，首先徵服了當地的一些土著部落，依靠南北二山爲屏障，然後派兵嚮東西挺進，控制住西邊的鳳翔、寶雞通往西北及西南的咽喉，出可進攻寶雞以西和西南的一些方國，退可守住此關口，保護周都岐邑的安全。後來王季封文王母弟號叔於號，即今鳳翔、號鎮一帶，後又封號仲於潼關東的尚（上）橈，即今河南三門峽尚村嶺一帶。

周原土地肥沃，正如《詩·大雅·縣》篇云：「周原膾膾，堇荼如飴」，意思是說，肥美的周原，生長的野菜也同樣甘甜可口。直至今日，岐山縣的禮村、賀家村仍畝產千斤糧，扶風縣召陳畝產菜籽達五百斤，其記載真可謂源遠流長，名不虛

傳。周人有了這塊廣闊而肥沃的土地，可生產大量的糧食，同時，北山森林茂密，又是狩獵的好場所。因此，周原不但能够養活周人，供給平日之用，而且還可以保證戍卒出徵時的糧草供給。有了這樣的有利條件，王季、文王才得以進行討伐鬼方的戎、勘黎、討密、伐蜀和玁狁，徵巢，滅崇等一係列軍事行動。乘殷紂王東徵人方，伐東夷之際，文王、武王又不斷擴展自己的勢力和地盤，聯合了一些方國，與殷人相持對抗。以後文王爲了東進滅殷，才將周都由岐遷徙至鄆，後又徙於豐（今長安縣灇水西岸的客省莊、馬王莊、西旺村、大原村、馮村、張海坡等地）。武王時擴充了都城的範圍，由豐遷至灇水東岸的鎬（今長安縣灇水東岸的花園村、斗門鎮、普渡村、上、下泉村、落水村等地）。當時的周原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諸方面仍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可能考慮到它是周人宗廟所在地，又是周王朝發祥地的原故。武王滅殷後，把周原分封給周、召二公作爲采邑，如國家遇重大事情，周王和諸侯大臣等仍回周原，在宗廟議決國家大事和祭祀先祖。成、康、昭、穆以後，爲了別於新營的成周、王城，周人改稱這裏爲「宗周」。這裏的宗廟始終爲周人頂禮膜拜，祭祀先祖的聖地。直至西戎入侵，幽王被殺，平王東遷，都於洛陽，岐邑毀於戰火才被廢棄，此後，周原日漸荒廢，變爲耕地。這樣，它的地下埋藏了極其豐富的遺蹟和遺物。

第二節 周原出土甲骨簡況

爲了探索周文化的特徵及其淵源，進一步研究先周與西周歷史，我們根據歷史文獻的指引，又依據岐、扶地區常出先周和西周青銅器的線索，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曾派出岐山考古調查發掘隊，從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底，於岐山縣禮村一帶進行調查試掘。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間，筆者負責岐山考古隊，在岐山縣賀家村西北處，發掘了一批先周和西周中、小型墓葬及車馬坑，獲得了許多隨葬物，對探索周文化特徵及其歷史淵源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二年間，考古工作因「十年動亂」而中斷。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筆者曾兩次去周原進行勘查，於扶風縣召陳村獲得了幾個西周殘瓦當，爲此很受鼓舞，推斷此處爲西周宮殿建築基址。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筆者於岐山縣鳳雛村南，在農民平整土地的現場發現了周初建築基址，當即建議社、隊幹部下令停止平整土地，其後，筆者與北大考古專業教師嚴文明同志主持發掘了此建築遺址，清理出了一組宮殿（宗廟）建築遺蹟。這組宮殿建築基址的布局，位於鳳雛村西南，乙組建築的正東，大溝正西，



圖二 周岐邑遺址分布圖

賀家村正北。宮殿基址南北長四十五·二米，東西寬三十二·五米，計一千四百六十九平方米。整個建築基址座北朝南，北嚮西有十度偏斜。這組宮殿的基址是以前（大）、中、後（東、西）庭與前堂、後室、東、西門塾、東、西兩列廂房、迴廊以及過廊所組成（圖三·甲、乙）。該建築左右對稱，結構謹嚴，布局整齊有序。此係一在整片夯土臺基上的高臺建築。且為土石結構。

前庭，又稱大庭。如《小孟鼎》銘文記述的「大庭」

前面沒有提到，門塾正前方四米處有一屏風牆。正所謂《爾雅·釋宮》的「門屏之間謂之寧」；郭璞注：「人君視朝所寧立處」；「屏，謂之樹」；孔安國傳：「小牆當門中」。此屏風牆東西長四米，厚一·二米，殘高〇·二米。牆東端有柱礎石兩塊並發現若幹木灰痕蹟。牆殘基的南北兩面均抹有細沙、白灰、黃土攪拌的三合土牆皮。

門塾的正中為門道，南北長六米，東西寬二·八米，面積十八平方米。其地面中間稍高，並分別嚮南北緩斜。地面和牆壁都用三合土塗抹過，光滑堅硬。門道兩側貼進牆壁各有石柱四根，且相互對稱，每列石柱門距〇·八、一·九和二·九米。東側南端的柱洞約〇·五米深，且有木炭灰。門坎在門道中略偏北。此門道的別稱，《爾雅·釋宮》所載的「正門謂之應門」，郭璞注：「朝門」。

門道兩側為東西塾，又稱左右門塾。《爾雅·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孔安國傳：「夾門堂也」。

東塾的臺基，東西長八米，南北寬六米，並高出南壁檐坡地面〇·四五米，高出中庭南邊地面〇·六米。有柱洞、礎石十一個，並可分為三間，每間寬兩米，進深約四·五米。

西塾與東塾相對稱。西塾有窖穴兩個，編號為H13、H18。

面朝前庭，西塾與西廂、東塾與東廂的轉角處，各有一臺階，通嚮門塾和廂房的迴廊。

由前庭通過門道進入中院，即是《喪禮》中所云的「中庭」。如甲、乙、丙《此鼎》與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此殼》銘文中「此入門，立於中庭」。又如《衛簋》銘文中記述的「袁（裘）衛入門，立於中廷北嚮」。中庭東西長十八·五米，南北寬十二米，計有二百二十二平方米。周圍比廷中略高一些。中庭低於臺基地面〇·六一米。中間低於房基一米。接近房基的四周有檐坡。坡面抹有一厘米厚的三合土。東西廂房和殿堂南的擎檐柱洞有十二個。屬於東西廂房迴廊擎檐柱洞四個，分長方形與正方形兩種，且底部有礎石和小石塊，深度不一，有的還露出了地面。屬於西廂迴廊擎檐柱洞六個，其中的兩個緊貼迴廊基壁的東邊，其餘四個距迴廊基壁大約一·三米處有礎石，全為圓形，間距一·三米至三·二米不等。屬於殿堂前擎檐柱洞礎石四個，也分長方形和圓形兩種。位於阼階和殿堂相交處有一柱洞，底無礎石。於側階東側有一堆平整的卵石，可能也是立柱用的礎石。中庭東西兩邊各有臺階兩個，皆約三層，分別通往東西廂房前的迴廊。中庭北邊與殿堂交接處有三個臺階，中曰中階，《說文》曰：「主階」；東曰阼階，西曰賓階。三臺階大小不一，東階長一·九米，寬一·九米；西階長一·八米。寬一·九米。中庭的東西兩邊各設兩個側階。

殿堂是該組建築基址的主體建築。從柱礎石的排列上看，殿堂面闊六間，每間寬三米，進深六米。堂基地面比東西廂房和過廊地面稍高一些，約高出○・三至○・四米。柱洞、礎石排列整齊，東西四排，南北七行，每個柱洞、礎石間距各為三米左右（東西方嚮）；南北方嚮的柱洞、礎石間距約為二米。通面寬十七・五米，進深有六米。堂的四周有外檐牆。殿基南北寬有九米。殿堂的一、三、五間正對臺階當有門。後檐牆多出三個柱洞，應當與後門有關。堂前無廊柱，但有擎檐柱。前廊寬一・一米，後檐牆基寬一・二米。殿堂臺基東北角和西北角各有一個相對稱的方形柱洞。在堂基西北角處有一根倒鄉西庭的木柱炭痕蹟，殘長二・三五米，徑○・一五米，似為殿堂後檐柱的痕蹟。堂基北壁用土坯砌成，上抹有一層約一釐米厚的三合土。殿堂西部有窖穴數個，疑為凌室。

殿堂北面正中有一門通往過廊，過廊臺基南北長八米，東西寬三米。過廊兩側各有柱洞三個，間距約三米。

前堂橫廊北面為後庭，被過廊分成東西兩小庭，即是西周《矢人盤》銘文中記述的「東庭」。有「東庭」之名，必有西庭的存在。東庭面積為八米乘七・五米，西庭面積為八・一米乘七・八五米。東西兩小庭低于周圍房基地面○・五六米至○・六一米，兩小庭都略呈正方形。每個小庭東、西、北三面各設一個階。

後室為東西排列，共五間，面朝南。通面寬二十三米，進深三・一米。室前帶有迴廊，東西長二〇・五米，寬一・六米。共有柱洞八個，間距約二・三至二・七米。地面為三合土灰漿塗抹而成，光滑堅硬。後室後檐牆與東西廂北面山牆通為一體，厚○・七五米。前檐牆與隔牆厚均為○・五八米。後室東面的第一間房無前檐牆。後檐牆偏西有後門，門坎槽長一・一米，寬○・二米；西面第一間房由於原地面已被破壞，後檐牆偏東處仍有門的痕蹟。後室中間一房，無前檐牆。五室地面平整，為三合土灰漿抹成的。

門塾、庭院、殿堂、後室的兩側為東西廂房，南北排列，左右對稱，很有規律。東西廂各有八室，前檐牆都帶有迴廊。即是《爾雅·釋宮》所云：「室有東西廂，曰廟」；《尚書·顧命》云「東堂」、「西堂」，「東堂」舉行「大射」，「西堂」是設宴的「特牲」。故「東西廂」也稱「東西堂」。

東廂八間，前帶迴廊，面朝庭院。通長四十三・四米，進深三・二米。均為夯土牆，厚○・八五米，牆中夾有柱，柱礎為沙石，迴廊寬一・五米，廊柱洞有九個，間距二・五米。

西廂也共八間，前帶迴廊，通長、進深與東廂基本相同。西廂的西牆中有柱洞礎石二十個。西廂的二號房間出現了兩個

窖穴，編號爲H11、H31。就在這兩個窖穴內出土了大批的周初甲骨。

這組建築的基址，其排水設施設計得十分科學，在東塾第三室臺基下，挖有一條南北走嚮的排水道，將中庭所積的雨水通過排水道排嚮前庭。其結構是在臺基上挖一條寬○·三米，深○·九米的溝槽。這與《周禮·攷工記》所云的「竇其崇三尺」，鄭玄注：「宮中水道」相似。室中溝槽內置相互套接的繩紋陶水管七節，全長六米。每節水管大小不一，且一端大一端小，一、二、三節水管均長○·九米。大頭口徑有○·二四米，小頭口徑○·一五米。第四節水管長○·九六米，大頭口徑○·二八米，小頭口徑○·二三米。第五節排水管道長有○·九一米，大頭口徑○·一五米。第六節水管長○·九六米，大頭口徑○·二三米，小頭口徑○·一四米。第七節水管長○·七七米，大頭口徑有○·二三米，小頭口徑○·一四米。將陶質排水管的小頭銜接在大頭口內。在陶水管的兩側和上面用卵石砌成，并用土壤填滿夯實，與室內地面相平。從第七管以南，皆用卵石砌成一條溝槽，通向西南。

殿堂後面的過廊臺基中也有一條用卵石砌成東西走嚮的排水道，能將西庭內所積雨水通過排水管流入東庭內，然後再將東庭之內雨水通過東廂第六間房基的排水道送入東邊南北走嚮的大溝內。

諸房屋的牆是用夯土築成的，一般厚○·五八米至○·七五米。牆內外表層與室內地面均抹有細沙、白灰、黃土混合而成的「三合土」，正是《周禮·攷工記》裏記載的「白盛」，鄭玄注：「以蜃（蛤類）灰堊牆」；《爾雅·釋宮》也云：「牆謂之堊」；孔安國傳：「白色飾牆也，即是蜃灰也」。「三合土」牆皮，一般厚○·一釐米，有平整、光潔且堅硬之特點，類似今天的水泥牆。

此組宮殿（宗廟）房頂的處理問題，分析是用蘆葦、茅草和泥巴覆蓋，再用少量的瓦覆蓋屋脊與檐齊，從而起到保護的作用。

關於這組建築基址的性質，我們認爲它是殿堂宗廟，是周王處理朝政，舉行祭祀先祖和婚喪大事等典禮的場所，也就是《士昏禮》、《謹禮》以及《射禮》等所載的「堂」。後室可能是周王和嬪妃居住休息之所，即是《周禮》、《儀禮》所云的「前朝後室」或「前堂後寢」的「室」、「寢」。

甲組建築基址，宏偉壯觀，結構謹嚴。它把前堂後室、東西塾、東西廂房與庭院等部分組合成完整的羣體建築，形成空間封閉，猶如北方至今流行的四合院一樣。這種建築，可能把周王室的生活住宅與處理政事的殿堂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也可能是按當時的宗法制度規定建造的，該組宮殿的營造技術，完全符合《詩·大雅·緜》裏講的「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

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陁陁，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鑿鼓弗勝。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的規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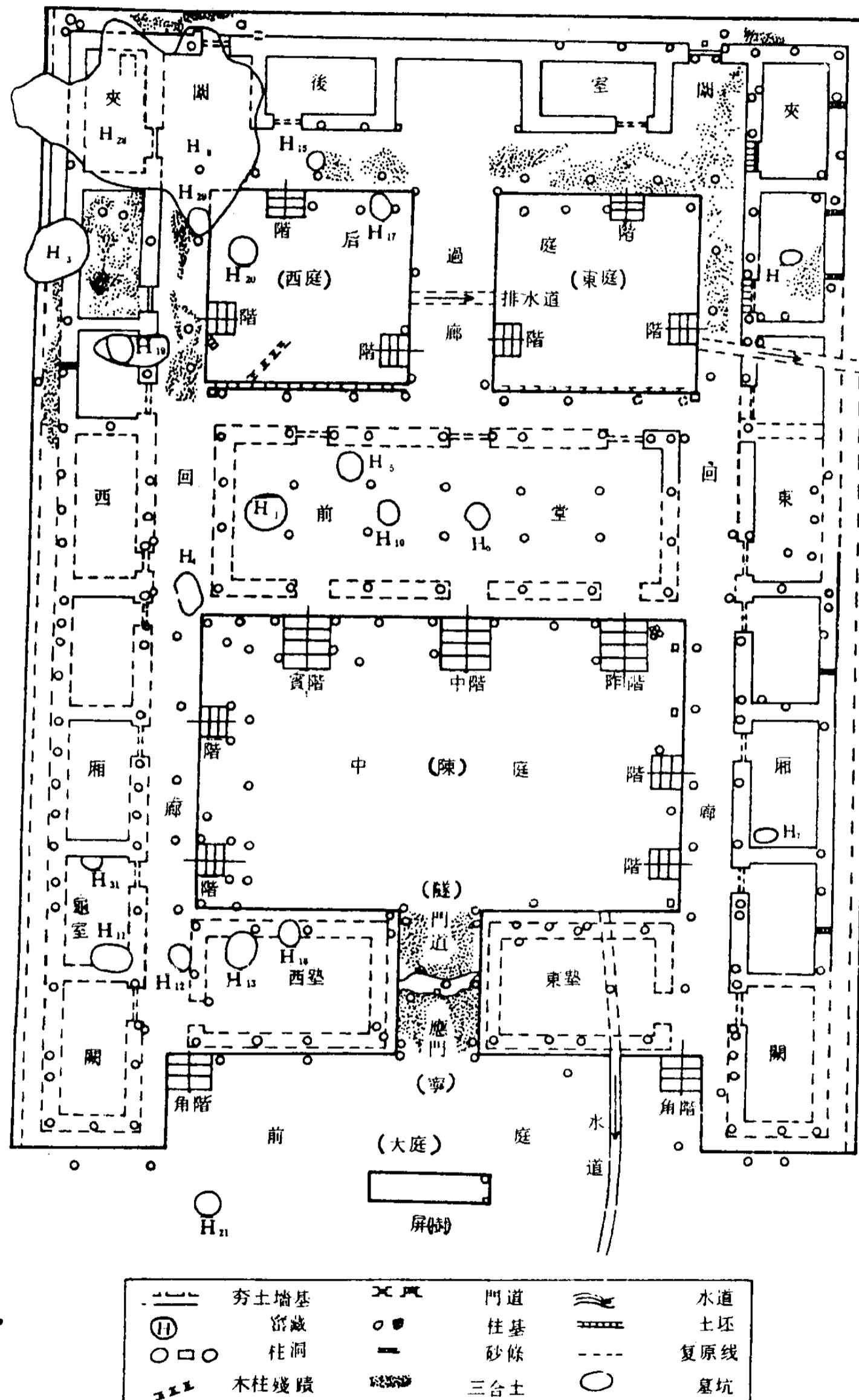
關於這組建築基址的始建與毀棄年代問題，調查證明了甲組宮殿的用土皆是東側大溝裏的。大溝裏最底下的灰層與遺物，則是甲組宮殿的居民們最早所倒的垃圾。大溝裏出土的方唇的高斜直領乳形袋足鬲，領外口沿下部附有一小橫條泥巴鋸齒紋，此種鬲屬於寶雞市斗鷄臺瓦鬲墓第一期陶鬲，當是大王、王季、文王時期的遺物。大溝內 B3 層還出土了泥質灰黑色陶，都是素面磨光帶耳罐（杯）的殘片以及飾方格紋陶片。特別是在基址的西廂二號房間內，十一號和三十一號窖穴中出土了一萬七千多片甲骨，從全部二百八十多片帶字甲骨的字體與內容來看，它屬於文王時期的作品，與甲骨同坑出土的有乳形袋足鬲和素面磨光黑色盆、尊、罐等殘陶片皆屬於帶先周特征的器物。上述窖穴是打破房基地面掏挖而成的，說明房基始建年代早於這些窖穴。基址中出土的木炭，經炭十四測定為公元前一千一百年左右燒制的。由此推測：宮殿基址的始建年代當在王季末年或文王初年。

至于甲組宮殿的毀棄年代，我們根據房址內所出土的遺物，即有先周、西周早、中、晚三期的陶鬲、罐、孟、甑、甕、壘、碗、鉢等器皿。有些器物類似張家坡西周晚期墓葬中的隨葬物。這是我們判斷該組宮殿毀棄年代最重要的依據。而且，我們也沒有發現建築因火災被毀而重建的蹟象。但中期因失火毀棄，當時人們利用這組臺基重建房屋。因此，我們認為鳳雛村甲組宮殿可能沿用了三四百年，直至平王東遷洛陽前，由於犬戎侵畧被戰火燒毀而廢棄。

在這組宮殿基址內除出土了一批陶器外，還出土了金箔、銅渣、玉刀、玉鳥、玉蠶蛾等遺物。

一九七七年三月，甲組宮殿（宗廟）西廂二號房間裏發現了被現在稱為十一號窖穴（圖四）和三十一號窖穴。十一號窖穴是打破夯土房基掏挖的。該窖穴坑口呈長方形，東西長一·五五米，南北寬一·〇四米，深一·九米。從此坑壁嚮西有一洞室，口寬九十釐米，進深六十釐米，洞口至底部九十釐米。由此坑壁嚮北掏有一個小龕，口寬三十九釐米，嚮北進深五十釐米，口至底深五十八釐米。去掉整個紅燒土層就顯露出十一號窖穴的坑口，由坑口往下五十釐米以內，皆是房屋倒塌的被火燒過的夯坑土塊、牆皮、木炭渣、燐渣等遺物。從五十釐米處再往下，坑中所見的是紅燒土渣、沙粒及大量卜骨、蚌壳、錐形棒器、玉器、象牙器、海貝以及少量的陶片等遺物。從三月七日始，清理出了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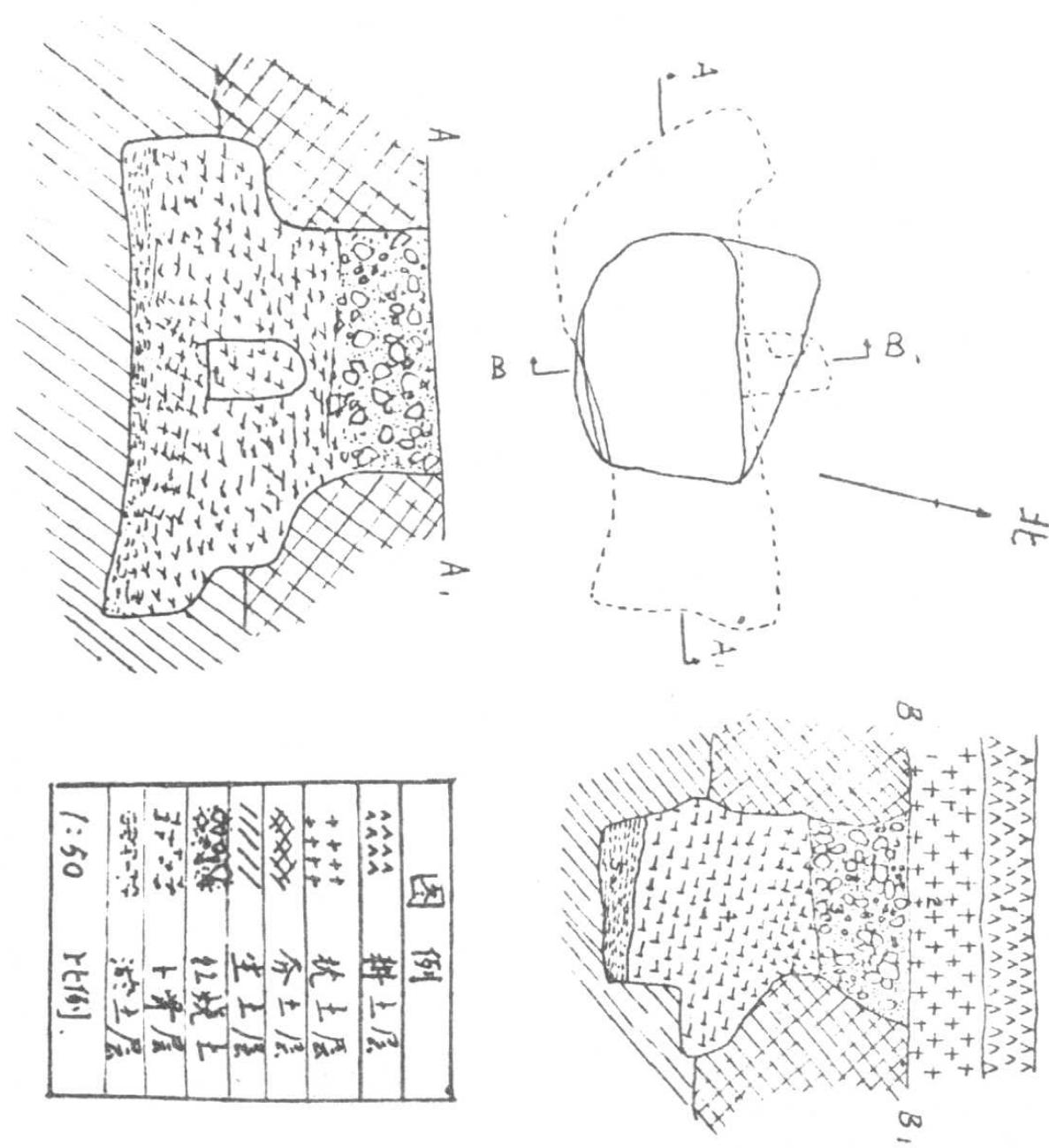
甲骨一萬六千多片，其中帶字卜骨二百八十多片。一九七九年春，又在三十一號窖穴中出土甲骨四百多片，帶字卜骨九片。另外，在扶風縣齊家村東發掘出了一片大龜版，後又採集到了十塊卜骨，其中帶字卜骨六片。統計表明，周原至今總共出土了具有學術價值的帶字卜骨二百九十多片。



圖三 甲、鳳雛西周甲組建築基址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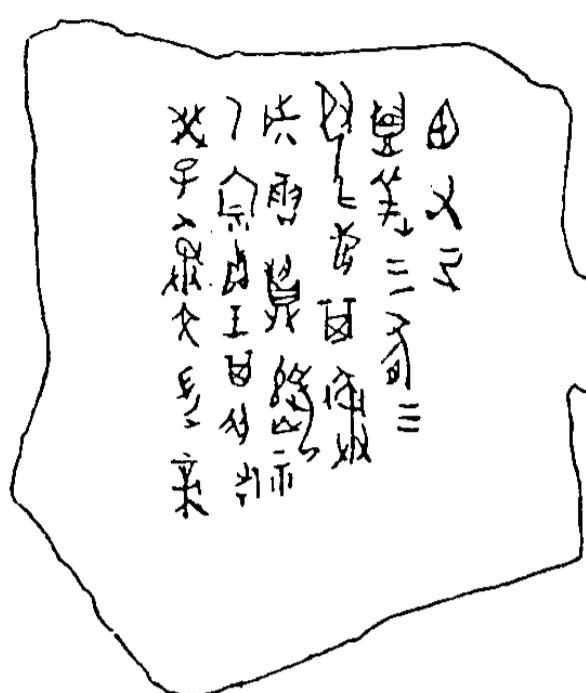
圖三 乙、风雏西周甲组建筑基址平面图



图四 周原十一号窑穴出土甲骨文层位图

第二章 周原甲骨文考釋

十一號窖穴一號卜甲的刻文：



西（惟）有正？」

血（盟）牡三，豚三，

及二女，其彝

成唐（湯）旣旣，祭（禦禦）

乙宗。貞：王其那（邵）祭

「癸子（巳），彝文武帝

癸子，即癸巳。見《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武王朝步於周，於徵伐紂」。

「彝」與「在」二字有時連用，如殷墟卜辭的「彝在仲丁宗，在三月」（《續》一·十一·六）；「彝在祖辛」（《甲》三九三三）。李學勤同志謂彝字有「居住之義」^①，可從。

「彝文武帝乙宗」一詞中，「文武帝乙」，曾見于殷代傳世銅器《四祀邲其卣》銘：「乙巳王曰：隣文武帝乙俎在召大廳」^②。「文武」是一種美稱，在殷晚期諸王中，多冠以文武之稱，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文武帝和文武丁，見《存》二二九五中有「（文武）帝，正，王受祐」；《林》二·二五·三中的「鬯，其（告）文武帝乎鬯於祭宗，若，王弗每」；《林》二·二五·四中的「丙午卜，貞：文武丁宗，其牢」。根據《世係》攷定，文武帝當是殷王武乙，文武丁當是殷王文丁。「文武帝乙」，據丁山攷證，當是帝辛的父親帝乙。「帝乙」，見於《史記·殷本紀》：「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這說明帝乙即殷紂王之父，殷商的第三十王，也就是末代第二王。當時階級矛盾尖銳，殷益衰。一號卜甲的文武帝乙宗，根據《說文》裏解釋的「宗，尊祖廟也」，此句意指殷紂王的父親帝乙的宗廟，又